



# 美人谋

Ray 著

刀光剑影 血海深仇  
爱情不合时宜地绽放光彩  
谁能丈量爱恨之间的距离？

朝華出版社

# 美人謀

Ray 著

下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美人谋/Ray 著. —北京: 朝华出版社, 2008. 11  
ISBN 978 - 7 - 5054 - 1984 - 1

I. 美… II. R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64094 号

美人谋 (全二册)

作 者 Ray

选题策划 杨 彬 侯 开

责任编辑 王 磊

特约编辑 徐玉华

责任印制 张文东
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
出版发行 朝华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车公庄西路 35 号 邮政编码 100044

订购电话 (010) 68413840 68433213

传 真 (010) 88415258 (发行部)

联系版权 j-yn@163.com

网 址 www.mgpublishers.com

印 刷 北京博图彩色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 700mm × 980mm 1/16 字 数 438 千字

印 张 37

版 次 2009 年 1 月第 1 版 200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装 别 平

书 号 ISBN 978 - 7 - 5054 - 1984 - 1

定 价 49.80 元 (全二册)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· 印装有误 负责调换

# CONTENTS



## 上册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章·凤翔写意 ❖ 1   | 第二十一章 燕国记事 ❖ 402 |
| 第二章·结伴上京 ❖ 13  | 第二十二章 闵柔公主 ❖ 408 |
| 第三章·拜访故人 ❖ 21  | 第二十三章 送亲途中 ❖ 419 |
| 第四章·随溪之言 ❖ 33  | 第二十四章 阵法初现 ❖ 431 |
| 第五章·往事如烟 ❖ 41  | 第二十五章 初见燕王 ❖ 444 |
| 第六章·朝阳选亲 ❖ 56  | 第二十六章 精心算计 ❖ 456 |
| 第七章·步步紧逼 ❖ 87  | 第二十七章 真情假意 ❖ 466 |
| 第八章·初试锋芒 ❖ 123 | 第二十八章 情义几何 ❖ 470 |
| 帝林 番外 ❖ 154    | 第二十九章 月影身死 ❖ 486 |
| 第九章·江北之行 ❖ 156 | 配角 番外 ❖ 499      |
| 第十章·子情初谋 ❖ 187 | 第二十章 丧亲之痛 ❖ 502  |

美人谋



第十一章·意外相逢 ※ 282

第三十一章·子情回国 ※ 507

第十二章·疫区记事 ※ 289

第三十二章·物是人非 ※ 515

第十三章·江北事歌 ※ 295

第三十三章·楚王驾崩 ※ 525

柳丹青 番外 ※ 282

第三十四章·分庭抗礼 ※ 530

下 册

第三十五章·信的身份 ※ 539

第十四章·药谷小录 ※ 285

第三十六章·反戈一击 ※ 546

第十五章·京城突变 ※ 313

第三十七章·江北之战 ※ 556

第十六章·京城婚礼 ※ 319

第三十八章·燕王大婚 ※ 569

第十七章·丹青求婚 ※ 323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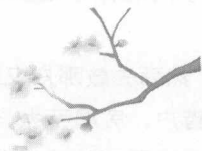
尾 声 ※ 581

第十八章·生死一掷 ※ 367

第十九章·云信定情 ※ 375

第二十章·冰消雪融 ※ 389

## 第十四章·药谷小录



该怎么去形容他心底的恐惧？该怎么去描述这日日夜夜受到的煎熬？一边欢喜着，一边哭泣着，他就像行走在悬崖之上，看着她越走越近、越来越清晰，他却不敢迎上去，唯恐稍有不慎，便堕入永夜。

递上去的奏折还没有得到回复，王子情一行走得很慢，出了江北，他突然提议去药谷探望王子忻。

药谷坐落在无衡山山腹之中，经年瘴气氤氲，若无药谷中人带路，外人根本无法进去，只是李写意在药谷住了两年之久，也算半个药谷之人了。

她不忍拂王子情之意，且朝廷那边还没有具体回复归期，当下并无异议。

这次药谷之行堪称隐秘，随行的人都留在嘉兴城等朝廷的消息，仅李写意、王子情、卫津与素素四人取小道赶往药谷。

小梅她们本要同去，李写意担心人数太多会引起风随溪不快，而且裴钟等人还留在原地，又怕生什么变故，因此留下她们观察情况。

四人中，王子情的武功仅能自保，李写意与素素是全然不会武功的，路上的安全只能倚靠卫津一人，所以他们的行程并不高调，只雇了一辆用普通油布遮挡的马车，由王子情与卫津骑马护行。

这样日月兼程地行了两日，很快便到了无衡山山脚下。到了这里，马与马车自然是进不去了，考虑到李写意的体力，他们决定找一户农家先休息一夜。

马车一停，素素就叫喊着要下来，一路上与李写意相对，把她憋了个半死。

连李写意都未曾想过，自己竟变得这般无趣了。

只是面对素素，总是能感觉到女孩身上毫不掩饰的敌意，明明是与自己从前一模一样的脸，却偏偏异常警惕地望着自己，这种感觉着实奇怪。

素素的敌意，当然不是空穴来风。

想她以前在岐山山寨，虽然不过是寨主的义妹，但也是千人追、万人捧，卫津待她更是如珠似宝。可是李写意一来，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李写意身上了，先是大哥，后来遇到了一个极好的齐王殿下，对李写意也是呵护备至。

齐王向李写意笑的时候，那种发自内心的明媚，让素素嫉妒极了。

待素素下车后，卫津与王子情几乎同时伸手去扶李写意，李写意愣了愣，抓住了卫津的手。

王子情也不以为意，温和地笑笑，然后去敲那户农家的门。

这是一户坐落在无衡山山脚下的猎户，房屋不大，矮矮的屋檐下已长满青苔，屋外挂着简单的捕兽工具，还有几张展开的兽皮，其中不乏虎、狼等凶猛动物的兽皮。

敲了几下后，里面传来一阵窸窣窸窣的声音。王子情知道主人已经听到了，连忙退后一步，等着一睹主人真容——也不知是怎样精壮的大汉？

柴门吱呀一声开了，王子情本已经拱手，却又愣在了中途。

面前的人分明是一个千娇百媚的美女，凤眼飞扬，樱唇微抿，头发松松地垂在肩膀的一侧，她身着宝蓝色的猎户装，全身都洋溢着一种勾魂夺魄的飒爽英气。

王子情失神地问：“姑娘便是此间的主人吗？”

“我不是主人，难道你是？”女子说话也同本人一样泼辣，双眼一瞪，却另有一番风情。

王子情下意识地想解释，话到嘴边却又变成了苦笑。

“姑娘，我们想在这里借宿一晚，不知可不可以？”李写意见状，上前为他解围道。

那女子斜眼打量了四人一番。王子情自然是风姿出众、顾盼生华；卫津虽戴着面具，却难掩杀伐决断之气；素素明丽照人、活泼年少；而面前的李写意，更是美而无形，看不出深浅。

“你们可是有事求见风谷主？”她转眸，看着李写意问。

李写意愣了愣，然后点头。

“那你们可以回去了，他根本没有回谷。”女子略带恼怒地说。

“没回来吗？”李写意顿了顿，又迟疑地问，“姑娘是？”

“我姓辛，是风谷主的……未婚妻！”辛姑娘慨然道。

“未婚妻”三字出口后，李写意几乎要屏住呼吸，怔怔地不知该如何接话。

原来随溪另有良人，这本是好事……可为什么会突然那么难过？

而且……为什么从来没听随溪提起过？

“你们是谁？”见自己一言让众人都怔住了，辛姑娘有点自得地问。

“我们是去药谷探亲的，并非求医。”王子情开口答道，“在下姓秦，那几位分别是卫津、素素、苏……写意。”

李写意倏然回头，如遭雷击。

原来……他知道了。

原来……他早就知道了。

震惊过后，便是恍然。随溪的离开、子情种种奇怪的举动，全部得到了解释。

王子情也察觉到自己的口误，暗暗懊恼着，眼睛却坦然而温和地回望着李写意。

李写意也定定地望着他，然后淡淡地转过头去。

手在袖中轻颤。

还是……躲不过啊。

“写意……”辛姑娘独对这两个字发生了兴趣，挑眉打量着她，凝神问，“是前几年住在药谷的写意吗？”

李写意愣了愣，诧异地望着她。

辛姑娘似突然懊恼起来，返回房去，将门咣的一声合上，“不借！”

四人面面相觑，可是还没有来得及开口，门又被拉开。

刚刚还怒火中烧的辛姑娘已换上了满面的笑容，极热情地拉起李写意的手，陪着小心说：“我刚才脾气不好，你千万别放在心上……你是不是知道怎么通过药谷的迷障林？明天带我进去可好？”

李写意被她的善变唬得不明所以，好半天才抽出自己被她拉着的手，问：“你不是风谷主的未婚妻吗？又怎么会不知道如何入谷？”

辛姑娘的笑容立刻敛了起来，气鼓鼓地望着她，好像要将她生吞活剥一般。

“还不都是因为你！”好半天，她才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。

李写意更是迷糊，“因为我？”

辛姑娘不答话，转身拿起挂在墙上的弓箭，没好气地说：“你们自便吧，住一晚明天就给我离开！”说完，她自顾自地往衡山深处走去。

众人又是一阵呆愣，过了半天，素素才叹了一句，“好奇怪的女人。”

李写意想了想，索性以不变应万变，“既然主人已经首肯，我们先进屋吧。”

卫津领着素素先进去了，走到李写意身边的时候，他低声说：“好好和齐王谈谈，别为难自己了。”

刚才王子情的口误，卫津同样听在耳里。



进了屋，卫津还很体贴地合上门，将他们关在了外面。

王子情一直站在原处，一眼不眨地望着她。

李写意深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往院子外面走去。

不远处的无衡山，苍翠葱郁，绵延到了天边，仲秋的天气，风里已有凉意。

王子情顿了顿，然后紧随其后，一直到了山脚下，他们才停住步伐。

然后她转过身，静静地看着他，这一望，感觉仿佛他们已认识了千年。

风过无声，山上树叶簌簌地躁动着，却仍然打破不了天地的肃静。

“子情……”她终于开口。

千百回，在心里口里不停徘徊、不停吟哦的称呼，八年来第一次面对着他，唤了出来。

王子情眼眶一阵温热。

他走上前，极轻柔地拥住她，久久不语。

心中早已骇浪滔天，喜到极致，竟是如斯平静。

“不准再离开了。”他低低地说，到了最后一个字时，已经有了哽咽之声。

李写意只是静静地回拥着他，不言不语。

天地寂灭，万物都屏住了呼吸，只听到两颗雷动的心跳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许是千年，抑或万年，时光似已停止。

暮然，一声尖利的呼啸打破了这难得的平静，王子情松开她，抬头向天空望去：一只展翅翱翔的雄鹰在他们头顶不停地徘徊。

王子情脸色微变，手指啮在唇中，打了个呼哨。

雄鹰也附和着长啸了一声，然后往王子情的方向俯冲下来。

到了近处，鹰的动作才略放慢了点，轻巧地落到王子情的肩膀上，通体灰羽，只有鼻尖是黄色的。

“是军中用来传讯的鹰。”王子情草草解释道，一抬手已从鹰足处的铁筒里取下了一卷锦帛。

见王子情的脸色变得极古怪，李写意禁不住关切地问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王子情默默地将锦帛递给她，然后负手遥望远方。

李写意快速地扫了一眼尾端，是湘南王的标记，信上，也只是寥寥几句。

“盼归，尽快与朝阳成亲，京城有变，皇上病重，秦王监国。”

“回京后，我娶你。”见李写意看完，王子情转头望着她，一字一句地说。

李写意深深凝望，同样一字一句地问道：“娶谁？苏颐还是李写意？”

“你。”王子情笃定地说，“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！”

李写意苦笑，她还记得，他曾亲口承认讨厌她。

现在的李写意，又怎么还是他的心爱？

“写意，”见她沉默，王子情突然担心起来，“不要拒绝我，我绝对不会再放你离开。”

李写意避而不答，只是看向王子情肩上的灰鹰，淡淡地问：“那朝阳呢？”

“我来解决。”他说。

“皇命呢？”

“我来解决。”

“兵权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帝位呢？”

“……”

“子情，你想让我用什么身份嫁给你？在你的羽翼下继续偷生吗？”李写意扬眸，近乎冷酷地望着他，缓缓地道，“你真的不知道我想要什么吗？”

王子情默然，神色微黯，“我知道……”

“还是重新认识我吧。”李写意终究不忍逼他，停了停，又轻声说，“八年时间不算短，我们都经历了太多事情，除了记忆，也许一切都已不同。”

无法回头，不能回头，只能一直一直向前走。

“写意……”王子情神色惨然，定定地望着她。

“好了，我们先去药谷探望子忻，然后尽快回京，看看湘南王有什么对策。”李写意微微一笑，然后转身走开。

“写意，你还爱我吗？”王子情蓦然开口。

李写意顿住身形，怔怔地不知如何开口。

“我不会辜负你，”王子情并不执著于她的回答，又轻轻一叹，“也不会继续逃避了。”

李写意蓦地流出泪来，只觉得此番情景，比以前更觉凄苦。

相认，不如不认！

脚又抬了起来，她头也不回地逃开了。

王子情呆呆地看着她的背影，竟也辨不清自己到底是喜是悲。

是啊，大家都变了很多，除了记忆，一切都不复从前。

“苏颐，如果这是你求的……”他闭目，喃喃自语，“便是地狱，我也会随你走到底！”

“姓秦的！”斜插过来一个宝蓝色的身影，冒冒失失地撞在他的身上。王子情睁开眼，却见那位辛姑娘一脸张皇地抓着他。

“辛姑娘？”他伸手扶住她，莫名其妙地望着她。

“等下有人问你，千万别说是见到我。”辛姑娘急速地交代了一句，然后跃身躲到临近的一棵大树上。树冠丛丛，她又穿着深色衣物，从下面看，几乎看不到丝毫痕迹。

王子情正惊疑着，从辛姑娘刚刚窜来的方向，又跑来两个衣饰鲜艳的少女，都是明眸皓齿，脚步轻盈。

见到他，两人顿住脚步，其中一人斜睨着王子情问：“有没有见过一个身穿宝蓝色衣服的女子从这边过去？”

王子情未曾被人这样轻待过，忍不住戏谑地回答：“见过，至少十几个，不知道姑娘问的是哪一个？胖的，瘦的，高的，矮的，还是如姑娘这般……嚣张的？”

“你！”那少女娥眉一挑，正待发怒，另一个连忙止住同伴道：“算了，还是赶紧找师姐要紧。”

发怒的少女又瞪了一眼王子情，愤愤地说：“长得这般人模狗样，原来也是一个不正经的。”

说完，也不等王子情回答，两人又匆匆离去。

待她们的身形都消失不见，王子情微微一笑，转头就走。

树上啪的一声砸下一粒果子来，正好砸在他的头上，王子情抬头望去：辛姑娘正跷腿坐在树干上，似笑非笑地望着他。

“你怎么不问问怎么回事？”她伏下身，居高临下地问道。

“我不管别人的闲事。”王子情弹了弹方才从树上落下的灰屑，淡淡地说。

辛姑娘眨眨眼，忽而一笑，“你这人倒有意思。哎，我们做个交易好不好？”

王子情皱眉，“我们有什么交易可做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辛姑娘从树上跳了下来，盈盈地落在他身边道，“我刚才看见了那个写意，好像哭哭啼啼的，是不是你向人家表白，人家不允，你就用强的，把她弄哭了？”

王子情痴痴地望着她，呢喃道：“她哭了吗？”

“这就是你的不对了。”辛姑娘一副“我了解”的表情，拍了拍他的肩膀道，“对女孩子不能用强的，要一点一点慢慢地感动她。看你的样子就知道不是老手，我帮你追她，怎么样？”

王子情哑然，哭笑不得，“你帮我追她？”

“是啊。”辛姑娘点点头，“其实也不只是帮你，更是帮我自己。”

王子情有点不确定要不要将这个话题延续下去，只是见辛姑娘说得有趣，

忍不住接了一句，“为什么是帮你自己？”

“为了我的未婚夫啊！”辛姑娘理所当然地说，“写意就是我的眼中钉、肉中刺，若是她嫁了出去，风随溪也不会总避着我了。”

王子情愣愣地望着她，这个女子大胆的程度让他吃惊。

不过并不觉得反感，反而觉得泼辣有趣。

“既然风谷主是你的未婚夫，又干写意何事？”王子情笑问。

“全药谷的人都知道风随溪痴恋那个写意！”辛姑娘睁大眼睛望着他，“喂，你追写意之前没有打听行情的吗？”

王子情心念一动，嘴上又不动声色地问：“他既中意旁人，又怎么会是你的未婚夫？”

“因为我看上他了！”辛姑娘极霸道地说，“不然我何苦住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？”

王子情更是啼笑皆非，“风谷主知道吗？”

“当然知道，不然他何苦总避着我？”辛姑娘翻翻眼，极坦然地回答。

王子情微笑，突然觉得面前这个女子有说不出的可爱率真，与风谷主堪称两个活宝了。

“怎样，答不答应？”她见王子情半天没反应，忍不住催促了一句。

“心领了，”王子情和声说，“只是不需要。”

“你这人怎么这么傻！”辛姑娘恨铁不成钢地瞪了他一眼，然后又好心地劝慰道，“那你自己好自为之了。”

“多谢姑娘关心。”王子情闲闲地施了一礼，就待离开。

“哎！”辛姑娘猛然叫住他，若有所思地问，“你应该不姓秦吧？看你的仪态，不像是普通人家的公子，是世家子弟吗？”

王子情转身，客气地说：“我既没有问姑娘，还望姑娘不要问我。”

“你可以问我啊，我据实以告。”不知道触到了辛姑娘的哪根筋，她突然发起飙来，“你们现在住我的地方、吃我的粮食，却不肯告诉我你自己的真实姓名，怎么，是不是欺负我山野小民……”

“姑娘怎么可能是山野小民。”王子情苦笑道，“那两个追着姑娘的小师妹，身上的行头都是御制坊的苏锦，价值何止千金。”

辛姑娘愣了愣，破颜一笑，“你眼力倒好，我姓辛，全名辛清净，你呢？”

王子情神色微动，“辛清净？凤仪教的清字辈？”

辛清净敛了微笑，审慎地望着他，“你怎么知道凤仪教？”

“楚国人不知道凤仪教的似乎不多吧。”王子情苦笑道。

“那倒也是，不过都没你反应快。”辛清净无所谓地耸耸肩，对自己身份被揭穿丝毫不以为意，“轮到你了，你的真名是什么？”

“王子情见过嫂嫂。”王子情整了袍袖，一揖到底。

辛清净如被踩的猫一样弹开，躲到一边说：“别乱叫，谁是你嫂嫂?!”

顿了顿，她又吃惊地望着他，“难怪仪表不凡，原来竟是大名鼎鼎的齐王殿下。”

“齐王是真，只是大名鼎鼎一词……”王子情为难地自谦道，“大概是谈不上的。”

“怎么不是大名鼎鼎？现在整个江北都在谈论你，不出一个月，全楚国的人都知道你的丰功伟绩，还有你祈雨时的翻手为云、覆手为雨。”讲到这里，辛清净古怪地望着他，“你为何来药谷？”

“嫂嫂又怎会只身住在这里？”王子情避而不答，反而饶有兴致地望着她。

辛清净长叹了一口气，苦着脸道：“别叫嫂嫂了，干脆叫婶婶得了。”

“啊？”王子情莫名地望着她。

辛清净咳了一声，然后正色道：“我不会回京嫁给太子的，所以嫂嫂之称根本无从谈起。”

“可是……凤仪教的清字辈不都是嫁给皇室的？这是楚国约定俗成的规矩。”王子情好心提醒道。

“狗屁规矩！”辛清净毫不客气地口出秽言，“我才和太子见过几次，就嫁给他？再说，我有心上人了，说不嫁就是不嫁！”

王子情含笑望着她，想起这样一个女子若真的母仪天下，那将是怎样的情景，大概后宫会天天鸡飞狗跳吧？

“刚才的两名女子是来抓你回京城的吗？”他问。

“是来抓我的。”辛清净古古怪怪地望着他，把“抓”字念得格外重些，“你不会也是来抓我的吧？”

王子情连忙摆手，“那是你和太子的事情，本王……不干涉。”

“唉，无论你是不是真的来抓我，我这次恐怕都逃不了了。”辛清净神色一变，一脸沮丧地说，“凤仪教要做的事情，没有做不到的，我一定会被抓回师门去，呜呜。”

王子情有点头大地望着她，想起当今皇后是何其端庄贤淑，怎么会有这样一个弟子？

“风啊风，你再不肯娶我，我就要回京做太子妃了！”辛清净仰天长叹。

王子情忍俊不已，“为什么会突然要你回京成亲？”

他记得王子永早已有了几房侧妃，并不需要急着将正妃娘娘娶进门，而凤仪教的弟子一般都是在太子登基的当天成亲的，与登基大典一同举行。

“我也奇怪呢。”辛清净点头表示赞同，“大概是京城方面出了什么事了。”

王子情若有所思，刚才湘南王的信上说：“皇帝病重，秦王监国。”

可是，为什么是秦王呢？若皇上病重，监国的人应该是储君才对。

看来，京城是真的出事了。

“不过听说楚国要与燕国联姻，皇上决定把闵柔公主嫁给燕王。”辛清净又胡乱猜测道，“皇上一定认为，大哥都未娶亲，妹妹怎么能嫁人呢？所以便督促太子完婚了。”

“闵柔要嫁到燕国？”王子情吃了一惊。

楚国除了五位皇子外，还有三位公主，只是她们一向居于深宫大院，外人鲜少知道。

闵柔是皇后的嫡女，在众公主中，身份也略高一筹，今年也确实到了适婚年龄，将闵柔嫁过去，看来楚国对燕国，倒是极有诚意的。

“妹妹要出嫁了，做哥哥的竟不知道。”辛清净白了他一眼，轻轻一晒，“你们皇家的情意，还真是凉薄。”

王子情不去理她，只是站在原地沉吟。

“哎，看在我很有可能成为你嫂嫂的面子上，明天带我去药谷吧。”辛清净突然将脸凑过来，狡黠地笑笑。

王子情愣了愣，随即笑笑。

若她真的能嫁到皇家，对那个死气沉沉的地方来说，未尝不是一件好事。

“不说话就当你答应了啊。”辛清净不容他多想，已经雀跃地跳开了，“明天见！”

宝蓝色的影子眨眼不见，唯留下王子情一人，仍在思索。

京城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？

回去之后，王子情果然不再提婚嫁之事，只是对李写意更是温柔细心，让素素看得吃味不已。

到了晚上，辛清净果然没有露面。四人面面相觑，似乎只有卫津一个人有埋灶做饭的经验，其他三人都是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人，所以，淘米做饭剔骨熬汤，所有的事情全部压到了卫津一人身上。李写意自觉惭愧，主动要求去帮下手，却被卫津推了出来。

她突然想起在岐山的三天，柳丹青每每翻出花样做出的菜肴，至今忆起时

都有点唇齿余香的回味，相比之下，她实在不敢期待卫津的手艺：军中做饭只要能煮熟就算万幸，卫津又一直是副将，一人之下万人之上，能不能煮熟都尚待商酌。

可若是换子情去……

想到这里，李写意忍不住抬头瞟向王子情。王子情正站在树下发呆，眉眼沉静，俊雅怡人——那样一个清清贵贵的人，在灶台前打转又是何等模样？

仿佛察觉到李写意的目光，王子情也顺着她的视线望了过来，两人的眸光一触，又各自闪开了，莫名地不自在起来。

素素见他们眉来眼去，早已看不习惯，索性啪的一声拍案而起，冲到厨房去帮卫津了。

卫津正在灶前生火，见到素素，随口说了一声：“这里烟太熏，出去等吧。”

素素果然被烟迷了眼睛，一双妙目盈盈生水。

卫津见状，连忙用袖子为她擦了擦眼角，“都说让你出去了，越大越不听话，果然到了不中留的年纪。”

素素瞪着眼睛抗议道：“谁不中留了！我就要一辈子赖着哥！”

卫津轻笑道：“是吗？也不知道是谁总围着齐王转……”

素素脸一沉，目光似要穿透卫津的面具，分外专注，“哥，你真的不明白吗？”

卫津一愣，“不明白什么？”

“我围着齐王，不是因为他……”她正说着，锅里的水汽噗的一下漫了出来，卫津连忙走过去，一边揭锅盖，一边漫不经心地反问道：“那是因为什么？”

素素见状，忍不住大喊一声：“我是因为你！”

卫津回过头，看着蒸汽氤氲里那张若隐若现的脸，“因为我？”

“大哥不是喜欢李姑娘吗？”素素委屈地看着他，似要哭出来，“我若不把齐王抢走，他就要把李姑娘抢走了，到时候大哥会伤心的，是不是？”

卫津拿着锅盖呆在原地，半天才说：“傻丫头，你成天想些什么哪！”

“我就想让大哥开心。”素素摇着嘴唇，倔强地站在那里，“大哥喜欢李姑娘，我喜欢大哥，你为她好，我就不能为你好吗？”

卫津为难地将锅盖放下来，走过去蹲在素素的跟前，轻声道：“傻丫头，你和写意都是大哥的妹妹，大哥也喜欢你啊，像喜欢写意一样。”

“骗人！”素素乌溜溜的眼睛终于蒙了一层厚厚的水雾，似乎马上就要溢出来一般，“大哥看我的时候，分明在看另一个人；看她的时候，却是真的在看她。”



卫津怔了怔，随即一笑，“喂，丫头，大哥戴着面具呢，你怎么知道我在看谁？”

素素突然伸手往上一掀，将卫津的面具揭了下来，“有没有面具，在我眼中都是一样的。”

卫津慌忙侧过脸去，他极少在别人面前显真容，怕吓到旁人。

素素却伸手捧住他的脸，执拗地让他直视着自己，“大哥你看，我已经长大了，不是以前那个十岁的小女孩了。”

卫津不自然地躲开她的手，弯腰捡起面具，生硬地说：“无论你是否长大，都是我的妹妹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素素哭丧着脸道，“可如果不是李写意，我还是有机会的，是不是？因为她来了，所以你不要我了……”

“不是。”卫津失语，不知道该如何说明。

“大哥，李写意不是什么好人，她既不肯放了你，又去勾引齐王殿下，还被风谷主抱……”

“住嘴！”卫津沉下脸，狰狞的面容此刻显得格外可怖。

素素被他一喝斥，反而更觉委屈，索性撒泼道：“她就是水性杨花，她根本就沒心，她……”

啪！

素素的头偏向一侧，手捂着面颊，呆在了原地。

卫津打了一巴掌后，心中也暗暗懊悔，想上前察看她的情况，脚刚刚抬起，素素却猛地退后一步，惊怒而哀伤地望着他，泪流满面。

“素素……”卫津担忧地唤了她一声，想道歉，却始终说不出来，他真想对素素说，你可以任性，可以不懂事，可是你不能诋毁苏颐，不能侮辱那样高洁纯净的灵魂。

“大哥，这是你第一次打我。”素素抽抽噎噎地说了一句话，转身飞也似的跑了出去。门外传来了齐王吃惊的“咦”的一声，便再也没有了声息。

过了一会儿，李写意站在厨房外敲了敲门，问：“素素怎么了？”

卫津连忙将面具扣上去，若无其事地回答道：“小孩子不懂事，别管她。”

李写意“哦”了一声，也不好多问。

做罢晚饭，刚才负气跑出去的素素还没有回来的迹象。三人围着桌子坐了一会儿，李写意提议：“不如去找她吧？”

卫津没有答话，忍了忍，还是站起来，“你们先吃，我去看看。”说完，兀自往素素跑开的方向寻去。

王子情坐了一会儿，也站了起来，不等他开口，李写意淡淡地交代了一句，



“殿下小心点儿。”

王子情望了她一眼，柔声说道：“你饿了便先吃。”然后也顺着卫津追去的方向走去。

等了半日，出去找人的王子情与卫津还是未见归来，被找的素素也没有讯息，李写意渐渐坐不住了，也站起身，往那边走去。

树林里，王子情越行越深，无衡山高大的树木遮天蔽日，光线渐渐暗了下来。

听到后面的响动，他停了下来，回头试探地唤了一声：“素素？”

后面没有素素，宝蓝色的光芒一闪，一阵细细的粉末在暗色里散开来。

王子情怔住了，还没有弄清怎么回事，头突然眩晕起来，四周的景致不停地旋转、升腾，似要飞到天空一般。

他摇晃了一下，顺势往后退了几步，靠在一棵古树前，抬手揉了揉太阳穴。

抬起头，一个火红的影子缓缓走近，王子情深吸一口气，想叫“素素”。不知怎的，又觉得面前的人分明不是素素。

“苏颐。”他心思一明，那个千回百转的名字自然而然地从口中逸了出来，“苏颐，是你吗？”

红色的影子顿住，在不远处定定地望着他。

王子情的视线一片模糊，那张魂牵梦萦的脸，却越来越清晰了。

他向前踉跄了一步，抓住她的手，声带嘶哑，“苏颐，你来了。”

“殿下……”那人在说什么，他完全听不清，只觉得万般欢喜。苏颐来了，还是和以前一样，那么耀眼，那么阳光，他可以什么都不管，什么都不顾，只是抱着她，抱紧了，不再松开。

怀里的人似乎挣扎了一下，在耳边急急地说着什么，只是王子情都已听不见。

他突然挪开一点，吻住那张叽叽咕咕个不停的嘴。

太久太久了，苏颐，我的渴念已经维持太久太久了。

挣扎停止了。

素素睁大眼睛，望着眼前放大的俊颜。

他的额前满是薄薄的细汗，脸色是不同寻常的潮红，那样俊雅无瑕的五官，眼睛是闭着的，睫毛微颤，仍然如往日那般忧郁多情。

素素有一瞬恍惚，然后蓦然想起，苏颐是谁？

苏颐，多么熟悉的名字，多少次午夜梦回，大哥就这样牵着她的手，看着